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八

信安程 俱

內制 進故事

慕憲禮辭免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不

允詔

緣學士院獨負
勅差撰

朕以卿政事文華見推士論而銓衡之地實藉於通
才詞禁之林方虛於寓直曠予侍從之雋邀在閩粵
之邦趣召造朝肆班成命是皆已試僉以為宜奚事
多辭亟趨定著

擬試武臣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已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思洪濟於艱難用克綏於寵
祿爰得鷹揚之佐以擢鷓義之鋒肆有褒陞式敷渙
號具官神資勇略世篤忠勤靜以有謀挺山西之勁
氣仁而有勇振漢北之奇勳自授鉞於齋壇屢建牙
於將闔隻輪不返殺函之旅盡殲四方既平江漢之
功益懋遠茲成績益顯壯猷敵愾戎旣大孚於衆
望疇庸進律宜併示於明恩是用徙鎮巨藩視儀三
事益以爰田之入與夫真戶之封於戲漢祚中興亦
伏雲臺之將唐基再造實繫西平之功惟肩乃心何

貞節堂袁氏鈔本

愧前烈可

觀文殿學士除保大軍節度使制

經體贊元入備百寮之長陳師鞠旅出臨十國之連
宣恩既歷於歲時考績獨推於岳牧肆頒休命誕告
群工具官識造幾深學通今古允矣忠良之佐慨然
康濟之心陳獨見之深謀予得禁中之李牧負兼資
之大任世知江左之夷吾屬辭劇以偃藩俾分憂於
重鎮克勤小物用才履屐之間不計近功抗議拘繫
之表掃腥羶之孔熾弭姦宄於未萌宜旌屏輔之功
加賁節旄之錫聲先廊時少寬西顧之憂心在王家

未覺東征之遠於戲事君以道固中外之無殊為政
不難唯兵民之咸服尚資辰告迄濟時危可

宗室開府郡王檢校太保加食邑制

周錫山川魯國獨加於五等漢盟帶礪東平實冠於
三公矧繫近屬之尊夙著強宗之譽宜推慶賚以報
懋功播告大廷式孚群聽具官親賢莫二信厚有聞
誕惟閱理之多灼知為善之樂處隆高之地謙亨有
君子之光分節制之權師正得丈人之吉蓋默消於
姦宄亦借重於藩維位擬台符虛右賢而作輔勢均
盤石非同姓而不王疏封以來歷歲滋久方均釐于

貞節堂表氏鈔本

屏翰宜錫命之便蕃秩視經邦以繫四方之望任兼
制閫仍陪萬戶之封於戲危溢是思諒無忘於古訓
耄期不倦當追美於前修欽哉惟時以永終譽可

資政殿大學士安撫大使奉國軍節度

使制

宣力四方必有股肱之賴決勝千里是資帷幄之臣
顧往布於恩言既俯安於疲俗予方謀帥求諸德義
之宗今乃得人用付鉞旄之重播敷渙號以告昕朝
具官厚德足以服人周才足以成務寬而有制善不
近名蚤膺俊彥之求亟踐顯融之位嘉謀大慮卓爾

非世俗所知賦政觀風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升華於
秘殿且借重於侯藩知無弗為綽有餘裕垂紳不動
折衝尊俎之間投刃皆虛還師衽席之上肆疇咨於
屏翰益懋著於聲猷大纛高牙示兼資於文武輕裘
緩帶庶率俾於華夷於戲輟頗牧於禁嚴方圖偉績
非管簫之亞匹實贊中興無曠厥官永膺多福可

交趾國王加恩制

朕嗣有令緒惟懷永圖天子之守在四夷雖有慙於
蓄獲異姓之封者八國蓋亦謹於藩籬式于九圍成
建五長不實遠物敢忘修德之思率由舊章固有衍

貞節堂表氏鈔本

封之寵用敷大號以告庶工具官世濟忠勤神資材
略乃祖乃父夙傾面內之誠于蕃于宣備殫奮武之
節曠茲南服實撫全邦正封克備於漢藩軌道無踰
於周索華風是慕梯航不絕於來庭遐俗以寧弓矢
載橐於弗試屬受釐於宗祀爰敷錫於厖恩肆加疇
爵之盼益懋陪敷之賦於戲時享歲貢尚永肩於一
心保國乂民亦允膺於多福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

戒百官勤修職事詔

朕惟治古之時在位者皆有秉德率義干城衛上之
心在職者皆有首公徇國砥節礪行之操故下焉如

手足之衛頭目上馬如元首之有股肱是以有所不
為為無不成有所不征征無不服於虜何修而可以
臻此歟朕遭時艱危枕戈嘗膽者五年于茲矣貪婪
之虜憑陵之勢未已凋殘之境愁歎之聲相聞仰惟
祖宗之謨烈遠懷二聖之北狩中夜待旦如臨淵冰
眇然深思未知攸濟夫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固朕之
志也然明將勵翼作而行之於下者非公卿將帥士
大夫之任乎乃若行汚而寄治靜言而用違進無去
病辭第之忠退無羔羊素絲之節收恩媚俗者莫肯
去敝伺時奪便者常懷利心以長慮為私憂以媮惰

貞節堂表氏鈔本

為得計有一于此朕何賴焉且宋興將二百載方四
方無虞士大夫所以保族類而享安榮者固我家之
澤也今天下騷動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書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夫天工是代而神實臨之其可食
其食而慢其事哉士大夫其恪勤無忽則亦有無窮
之聞可不欽哉

移蹕至臨安府手詔

右僕射令作余以是翰
林學士職事不果納

朕自承大統于今五遷豈唯紹復是圖抑黔黎是念
然不常寧處軍旅荐興百姓之窮失職者滋衆朕不

明于理雖瘡身苦志而安輯之効未云獲也若疾痛在己未嘗有忘焉蓋人心無聊而欲陰陽調和蓄害不作難矣今者駐驛吳會以湏天時豈無輸轉之勞與夫土木之役至於供億之湏亟下征調之目寔繁師徒所過芻牧不禁殘略之後荆棘未除儻又俾無良之人貪賊之吏攘臂搖毒其間斯亦甚矣夫邦本之不固而戡定是求非所聞也且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恤之以言而害之以政導之以政而敗之以人則朕獨能無愧乎有司其條具所以便民省事戢姦去敝之實以聞

貞節堂袁氏鈔本

進故事

罷講日講筵官翰林學士兩省官輪進

兩朝寶訓天聖七年五月上御承明殿群臣請對者十九班至第九班賜輔臣食于殿門有頃再坐引班奏事至午乃罷上以群臣奏事於前殿者或不能悉引乃詔自今前殿奏事無過五班餘許於便殿引對仍於殿廬太官賜食

臣聞仁宗皇帝既日御前殿圖回萬幾退朝宮中躬覽天下之奏間御便殿宣召侍臣以閱書史又詔辰時以前常留一班以待御史諫官之求對者又詔二府常日奏

事後如別奏事及非時特有留對者毋拘時刻慶曆八年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賜輔臣問以威四夷裕經費草浮冗擇牧宰求將帥立制度備不虞者又召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問以上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至於已見皆俾悉陳又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出手詔以問政理既給筆札使之即坐以對又慮所懷未盡聽別疏以聞然而猶以為未也又詔三館臣

貞節堂袁氏鈔本

僚各上封事如須面陳並許請對當是時宗興百年車書混同四夷退聽休祥屢臻天下可謂豐亨豫大治安之時矣而仁宗皇帝焦心苦思皇皇然常若有不測之虞近在旦暮者何也非以是為文具之美談史牒之盛節而然也其至誠惻怛丁寧至到蓋已孚於上下而効於一時不可掩也向使仁宗皇帝當衰亂之時處艱危之地則其所以焦憂求治者宜如何也臣意其勞心苦思汲汲皇皇者蓋雖宵衣旰食有

不暇矣夫以周成王時周公為輔以聖人
之才佐承平之運然而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幸而得
之坐而待旦使周公而當今日臣意其食
息櫛沐仰思坐待又有不暇者矣夫天下
事未有不思而得不為而成者也此仁
宗皇帝所以屈帝尊覽群策周公所以蚤
夜深思以濟天下之務者也夫仁宗之時
不可得也而仁宗之至誠惻怛憂勞天下
者蓋可為也周公之才不可常也而周公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之吐握勤瘁者尚可學也易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此人君之象也日出暘谷
周行不殆故歲功成而百物生使天不健
日不行則有生之物天下之事不幾乎熄
矣故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使人主厲精
於上大小之臣丕應於下然而事功不立
天下不治者臣愚未之聞也若夫不耕不
植不灌不耨而待有秋之成終年之逸臣
知其難冀也

九月二十日

三朝寶訓太平興國八年太宗謂近臣曰國家之事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近閱工作見削藤者凡藤一斤堪用者止三兩許餘皆弃物因念南方產藤去京師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為勞費當諭廣南諸州凡藤皆削褫訖輸京師又大通冶出鐵以鍛兵器比來輦送作坊復更烹煉然後可為兵刃當諭本冶製成刀劍之樸乃以上供如此二事計省役力不少天下無限利病官吏不能為朕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此者宰相曰一州舒憐全繫長吏若精心勤事上副聖旨則境內之民受賜矣又有司以油衣帝幕故壞

貞節堂表氏鈔本

者請毀之上曰此盡毀弃亦可惜也乃令試加煮浣再染練付諸軍創旗數千皆采制鮮妙因召三司使謂曰朕富有天下豈慮少闕但念耕織之苦每事不欲枉費卿等宜盡心又時東宮務請以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為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力反以供爨亦可惜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無有遺弃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于此唯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真宗嘗出尚書內省文簿示近臣皆諸司奏知勝子

覆而書之曰官中文簿不費好紙此先朝舊制乃知惜費之旨也

臣觀太宗真宗之時四海初一僭竊之國皆舉圖籍封府庫歸之有司當是時上下富實錢穀幣帛充物陳朽然且不忘恭儉留神小物如此其至者凡以畏天道而惜民財故也則其天下欣戴享國垂統安榮長久者非仁民愛物之効歟夫古之賢臣進戒其君未嘗不以恭儉為本也故曰御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之大也此堯舜以來至于今天下不易之論也而近世講解之人乃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創為一偏之說以謂儉乃家人之行用以啓人君廣大之心其後怙權希寵之臣因得以藉口誤國致天下於糜爛土摧而率不能振者以是故也夫以天下之衆而皇天立一人以君之者凡使之司牧庇覆生養安樂天下之人而已故天下之人極所以尊榮資奉以報之則今之稱號等威禮儀奉事貢賦共獻之制是已此則

天之道也過是而欲使天下之人以逸豫
侈靡無藝不經之事奉之非天道也是則
古人所謂人臣踰制度人主過天道者已
傳曰節用而愛人今 陛下愛人之心亦
可謂至矣而國用或不節則雖欲愛人固
無繇矣蓋用不節則國計不足國計不足
則必橫歛於民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州
郡無向者十之五六而所存之郡又皆殘
破之餘矣今戶部財用之入無向者十之
四五而軍食浮冗之費則過於向者多矣

貞節堂袁氏鈔本

此非痛自儉約上下一體愛惜財用如祖
宗時未有能濟者也然每有事則有司輒
以近年制度為率或請減半或三之一而
其費固已不勝其冗也夫今之富實豈可
望宣和之半哉而今類以減半為多且曰
如是則削弱如是則非國體此亦不仁之
甚非所以承德意而愛生民也然 陛下
每下詔札未嘗不以播越微弱為言此少
康周宣之用心也則所謂削弱者非所諱
也且財用不給則必益取諸民推膚剝髓

至使無衣食之資則棄其田業相煽為盜
以人為糧而已當是時削弱恐甚於裁損
也此臣愚所以私憂過計而太息流涕者
也

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晉劇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劇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貞節堂袁氏鈔本

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
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

史記齊世家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
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
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
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
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皆奔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
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
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
致兵于齊二十餘年

臣觀齊魯方戰曹劌問何以戰而莊公答
所以戰者不曰人卒之衆多甲兵之堅利
將師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獄之事卜
之何其迂也史稱齊威王起兵西擊趙衛
因以強霸亦不曰勵兵秣馬陳師奮武而
言誅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出師克

貞節堂袁氏鈔本

敵如此此又何也豈非惠信孚于上下刑
賞當於人心則人悅服人悅服則士氣振
士氣振則赴功徇國忘軀衛上之心生矣
如是則唯吾君之所欲為而已苟為惠不
足以及下誠不足以格神獄訟則失有罪
而及無辜而又姦諛苟媮者以蔽蒙而獲
譽首公盡力者以介特而見毀如是則群
下莫不解體矣群下莫不解體而有能敗
敵人而成霸業者乎然則曹劌之問齊威
之舉非迂闊也不然何以詩序周宣之中

興必曰內修政事而後繼之以外攘夷狄
乎夫政事不修於內而求欲攘夷狄之功
蓋未之有也 十二月八日

唐書韓休傳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
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
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
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
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貞節堂表氏鈔本

臣聞猛虎在山則藜藿為之不采古之為
國者其恃以為社稷之重不在於才智疏
通之士而常在於忠愬剛鯁之臣所謂招
之不來麾之不去憂國如飢渴喟然動衆
心而為人主之所嚴憚臣下之所欽畏允
所謂邦之司直者故淮南王謀亂而其所
憚者不在於公孫洪衛青以謂洪可說而
下青可刺也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
官無以踰人其才智功業未有見也徒以
其能面折庭諍有伏節死義之心然則厭

難折衝之功果常在此而不在彼也後世
自宰相已下往往以伺候顏色承順上指
為能而上亦以是為事君之體而責望其
臣此是非可否犯顏逆耳之論所以不日
陳於前而以輒熟從諛者為可喜剛勁材
直者為可憎也天下所以治常少而亂常
多者豈不在是歟若韓休可謂知事君之
義矣而明皇寧使已瘠而肥天下蓋不唯
容之又每屈身從其諫此開元之治所以
幾於太平也使明皇常如是則豈有天寶

貞節堂表氏鈔本

之亂乎 二月十四日

唐書張九齡傳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有功
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
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
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
加之遂止

臣竊以謂爵賞者人主所以勵世勸功之
具也然賞不償勞則人不覩為善之利賞
之過量則無以供來日之求此古之圖治
之君體國之士所以未嘗不致意於斯者

也夫以張守珪之斬可突于亦可謂雋偉
之功矣故唐明皇欲以宰輔之秩命之而
九齡以為不可者蓋近則欲適當其功遠
則求可繼於後也苟有能平東北二虜者
則宰輔之上無官以賞其功矣故不可不
御也豈唯爵賞為然而刑罰亦如是也漢
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之
而廷尉張釋之奏當弃市而已以謂有如
盜發長陵則將何以罪之此可謂知治體
者矣使人主每於賞罰之際以是思之則

貞節堂表氏鈔本

賞莫不當其功而罰莫不當其罪矣又豈
有舛望而致亂淫刑而罔民之事哉
十二
月廿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八

家則遺母之粟冉有無請可也故孔子姑與之以六斛四升之粟以示意焉而冉有不達又請益之孔子疑於有愛於粟也故頓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也冉有不受命遽以八十斛之粟與之孔子所以惡其繼富也以原憲之貧所謂蓬戶桑樞甕牖二室者則其貧可知矣故孔子為司寇而使憲為之宰以祿之而與之以九十斛之粟也然原憲辭之而孔子不聽姑俾以其餘以與鄰里鄉黨者孔子非有固必於多寡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之間也亦施之當而已矣然古量比今斛為四升則九十斛之粟當今三十六斛而已以見古之賦予有制而不為無藝之費也至西漢奉給固已用錢如光祿大夫之奉十有二千而已然當時貢禹固已自謂祿賜愈多家日以富以此推之則古之國用所以易足而不致於厚斂於民者皆若此也夫孔子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嗇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為汰適於當而已夫聖人之所云為注措至合於天道當於物

理則已矣傳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此天之道物之理也推孔子與粟之意而達之於天下是則天之道也後世天下之民至有飢無以食寒無以衣仰事俯蓄無以遂其私恩至於父子兄弟不相見夫婦離散以轉徙於道路溝壑可謂急矣而為之上者不唯不周之又縱貪殘之吏為掊刻之術以奪其衣食生生之資而公卿大夫將相貴近之家泉穀之積金帛之多至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不可勝數矣方且加之以厚祿益之以橫賜傾國帑而用不足則又斂憔悴之民破編戶之產而取之其為繼富不亦大乎烏在其周急也

臣 俱進講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三授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及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臣以謂梁惠王知移民於河東以就粟移粟於河內以拯荒是亦仁民之意也然不

貞節堂袁氏鈔本

知為政以行之而望民之多於鄰國此孟子所以譬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然為政則如之何如春省耕秋省斂凡起徒役家毋過一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若此則不違農時民皆得以盡力於稼穡而有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則其穀至於不可勝食也宜矣數罟密網也不使密網入於洿池則魚鼈之小者皆得以遂其生育蕃大之宜矣而又如所謂廬人以時廬鼈人以時簞魚鼈則與民同其利者未嘗有

竭澤之憂焉如是而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不唯無宮室臺榭華侈之役旦旦以伐之而已如山虞林衡之所掌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者未嘗不有時焉則材木至於不可勝用也亦宜矣夫艱食鮮衣與夫材木之用皆有餘而不匱則所謂養生喪死之具豈不有餘裕哉如是則雖有凶荒之歲而民不病矣豈噓濡小惠之比哉昔者子產之為政於鄭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貞節堂袁氏鈔本

而孟子譏之以謂安得人人而濟之以其不知為政也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人未病涉也使子產以愛民之意而施之於政則舉鄭國之人無復病涉之憂矣此徒善不足以為政所以無取於聖人也且養生喪死無憾而以為王道之始何也今夫天下之民其窮困至於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則其奪攘矯虔之事生於憔悴無聊之心蓋將無所不至矣雖欲安且治得乎由此觀之則養生喪死無憾其為

王道之始也明矣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七授 十月十九日

雍也第六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觀孔子之門弟子衆矣而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焉子貢雖以言語稱然其為有用之才亦可見矣而季康子方以可使從

貞節堂袁氏鈔本

政與否問於孔子此孔子所以各言其所長而以謂於從政乎何有也於從政乎何有者蓋言其優為云尔猶孟子所謂於荅是也何有也以季路之果敢子貢之通達冉有之才藝則其於從政亦恢恢然有餘地矣夫柔懦不断非所謂果闇滯不通非所謂達乖刺不才非所謂藝若是而使之從政則事不舉而人受其敝矣且以季康子猶知求可使從政之士而問之孔子是將知其可使從政而後與之從政也豈大

官大邑而肯使之學製乎昔者子皮相鄭
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
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夫三子者孔子目之以
果以達以藝是可以從政之才也夫然後
可使從政然當是時仲由固已嘗為季氏
之宰矣而謀墮三都以疆公室宜非季康

子之所知也其後季康子卒以冉求為宰
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將師以與齊戰
於即而克之而季康子於是思孔子而欲
召之也至於子貢一出存魯彊晉而霸越
凡此豈非果達藝之明効歟然果則勇於
敢而有不得其死之理達與藝則必疏通
警敏之人也故子路卒死蒯瞶之難於衛
而子貢以談說遊四方而有貸殖之累冉
求以順其君之欲為務而為季氏聚斂之
臣故伏節死義犯顏逆耳之事常在於愚

躄朴魯之人而諛悅嗜利之徒常出於疏
通警敏之士於斯略可見焉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五授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惠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貞節堂袁氏鈔本

臣觀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與大制
民之產之意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之
類是也而又及於為政以殺人者如狗彘
食人食之類是也於是其言有槩於王心
者此梁惠王所以有願安承教之言也夫
刃之與政其殺人無以異猶挺之與刃也
然臣以謂政之殺人有甚於刃者蓋政之
所及者廣而其為禍深且久故也此苛政
之害孔子所以知其甚於猛虎者也庖有
肥肉廄有肥馬是奪人之食以食馬畜也

因是而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豈非率獸而食人乎古者馬不皆食粟而有食粟之馬焉故傳稱季文子相魯而家無衣帛之妾與食粟之馬也所謂粟者菽麥之類皆是也吳越之地菽麥之生者寡比者行軍所過州縣皆斂稻穀以食馬二石之穀一石之米也斂萬石之穀以食馬則民間無五千石之米矣此其所以飢色餓莩常相屬於野也夫初以人食食馬畜非有意於使民飢而死也而馴致於使民轉而為餓莩

者是始作俑而終必至於用人之類也古者用偶人以從葬所謂俑也其後浸以用人此黃鳥之詩所為作也禮曰孔子謂為塗車者善謂為俑者為不仁蓋為俑者殆於為殉故也然則製器創物者且不可不御如此而況於為政乎其可不御其始而思其終也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九授

十月二十三日

雍也第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竊以謂以顏子之賢而孔子所以賢之者乃在於簞食瓢飲之間何其細也是不然夫將以觀人之得道淺深與夫志之大小必於此乎觀之則得矣且孔子之門人其賢可以為邦者唯顏子然以一簞之食一瓢之飲屢空於陋巷以人所不堪之憂而方不改其樂則其所養可知矣是其所以為顏子者也能不墮獲於貧賤則能不充誦於富貴能不為貧賤之所移則能不

貞節堂表氏鈔本

為富貴之所淫此孔子之所謂儒而孟子謂之大丈夫者也夫然後可以任天下之重伊尹之耕於有莘也唯其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故能起而佐湯而成有商之業傳說唯其樂道於版築之中也故能起貧賤而佐高宗以成中興之功何則其在己者重故不以富貴易其操也則其於為國乎何有若其戚戚於貧賤者是必汲汲於富貴者也出而仕鮮不為懷利患失之夫矣其能以道事君乎故三

代而上其臣之以道自任者不可以爵祿
寵利拘而可以禮致也三代而下其臣往
往有自銜自鬻圖利於其君之心故人君
因以謂非我之爵祿寵利則無所用其才
而顯其身於是有驕士之心而待士之禮
亦薄故樂道固窮豪傑之士亦因是而不
至是上下昏失也若顏子之樂道忘憂則
雖簞瓢陋巷而可以終身雖三公之位萬
鍾之祿而若其固有如是而有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者乎此孔子所以深嘉而

貞節堂袁氏鈔本

屢歎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臣竊以謂孔子之道雖極高明而其所以
行已教人者未嘗不道中庸也則雖冉求
之才固可勉而致焉而乃自以為力不足
而有非不悅子之道之言此孔子所以謂
其畫也夫所謂力不足者譬之負百鈞之
重行百里之塗而非其力之所能勝者則
半途而不能進者有矣是所謂中道而廢

者也何哉力不足故也至於力之所能勝
行之所能至然而自以為不能則是畫也
非力不足也畫者非有自進之心直自以
為不能而已耳豈唯學者為然而為國者
亦猶是也昔者孟子嘗言之矣且齊宣王
有千里之國諸侯之位可以保民而王者
也而宣王不之為之是畫也非力不足者
也故孟子譬之以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孔子所謂力不
足者也為長者折支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是孔子之所謂畫也今欲
於朞月之間一天下返舊都致太平興禮
樂是則力不足矣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之
類也今欲勤聽斷明政刑節財用御舉措
修軍政紓民力進賢能以馴致中興之功
此事可為之事也苟不為焉是則畫也是
為長者折枝而自以為不能之類也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七授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

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臣聞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焦焦此言其容止之不同也傳曰德敬應和曰穆然則施之容止則所謂穆穆者有欽而和之貌焉夫所謂望之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不似人君者言梁襄王無人君之威儀非所謂穆穆皇皇之容者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蓋遠而望之既不得其所以為人君之威儀矣則又就之而亦不見其所可畏之威儀非所謂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子夏之言君子也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史稱堯曰望之如雲就之如日蓋古者觀人之威儀容止類以遠近言之如此觀孟子言人心之去就為國之存亡以一言判之曰仁與不仁而已矣當是時諸侯日以

干戈相侵伐無非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此亦不仁之甚
矣雖謂之嗜殺人可也夫諸侯皆好殺人
而一國獨不好殺人則民之喜而戴之何
啻旱乾苗槁之時而得霖雨也豈唯吾國
之人喜而戴之而天下之人亦莫不與之
矣此所以能一天下也何哉仁而已矣今夫
仁心仁聞未達於天下而又仁政未之行
焉而欲天下莫不與之難矣天下不與之
且不可而况有胥怨之心乎如此而求其

貞節堂袁氏鈔本

愛之如父母好之如椒蘭致死刀以衛其
上益難矣然則一天下者將何以哉亦有
仁而已矣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二十一授二月二十一日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

臣謹按春秋哀公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
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
敗績獲齊國書左氏傳曰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由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

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
進也所謂師入齊軍者冉有之師也反者
孟之側之字也當是時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義之右師雖奔齊人逐
之然不以敗聞者孟之反為之殿故也然
齊人終以敗獲則孟之反之功亦大矣乃
欲晦其迹而不伐其功如此然則後世之
臣無其功而掠其美以欺天下之人者聞
孟之反之風亦可以愧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貞節堂表氏鈔本

世矣

臣聞所謂佞者說者以謂有口才或曰才
也如子路有文過之言而孔子以謂是故
惡夫佞者或謂雍也仁而不佞而孔子謂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然則佞者亦敏給之才之稱耳後世以為
諛諛之類非也衛之大祝曰鮀其字子魚
定公四年三月諸侯會于召陵衛子行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
使祝佗從衛侯以子魚行至會將長蔡侯

子魚為萇洪言尚德不尚年與夫管蔡之事乃長衛侯於盟觀此則鮒之敏給之才可見矣宋朝宋之公子美而淫衛靈公夫人南子通焉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瞶羞之欲殺南子不克而奔於宋然孔子何以言不有祝鮒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即臣竊以謂蓋孔子為衛靈公而發也孔子在衛久是必於斯時也有激而云尔且衛蒯瞶之出奔定公十四年也已而孔子去魯司

貞節堂袁氏鈔本

寇而適衛居十月而去衛過蒲月餘而復反又居月餘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官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孔子醜之而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十五年也夫以衛靈公之無道如此然而不喪者以其所任之臣各當其才如祝鮒輩故能免於斯世也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且祝鮒之才見於召陵使諸侯不能弱其君

而有以亢其國豈直治宗廟之功哉此夫子所以言衛靈公能免於斯世者以有祝鮀之才而用之不然徒有宋朝之醜而無衆才之任則其喪也久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人君莫強於用人也一祝鮀猶能使衛靈公免其身而不喪况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乎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九授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

貞節堂袁氏鈔本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於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臣竊以謂齊宣王雖非戰國之賢君然其良心固在也故見一牛之將就死地則惻然有不忍之心而捨之夫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惟是心而廣之則仁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知齊宣王之可與行王道也國人徒見其以羊易牛是以小易大因以為有愛於其財而不知推之於不忍之心也此孟子言之而齊宣王之所以說也齊宣王之恩能及於禽獸如此而不能推是心以恩加於百姓是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舉

貞節堂袁氏鈔本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之比也必無是理矣夫以千里之國諸侯之位有可為之勢推不忍之心而行王政以成王業此非不可能之事也然不為焉是猶折枝之易而以為不能非不能也夫人主患無求治之志而不患治之不成患無可為之資而不患行之不至故自以為不能者謂之自棄而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其君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column.

貞節堂表氏鈔本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信安程 俱

墓銘一

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寶封一百戶贈正議大夫王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夏寶文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太原侯以病告老詔遷中大夫以舊職致仕七月四日公疾不起鎮江府以聞詔贈正議大夫下二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樂鄉馬鞍山之原合諸碩人滕氏之寔禮也明年其
孤縱以狀請銘於俱俱以公名德之重侍從之老當
得道藝爵齒相先後者銘辭不稱縱沮且言惟公先
公所器重知先公之志業又詳否則無以慰九原俱
於是不敢辭公諱渙之字彥舟姓王氏衢州常山人
曾大父敏曾祖母璩氏大父言高郵軍判官贈光祿
大夫祖母徐氏贈長安郡太君父介以直氣讜言聞
天下官至尚書祠部郎中祕閣校理贈少師母蔣氏
贈越國太夫人公以元豐二年一舉登進士甲科有
司疑年未及銓格公即日出都已而有旨特除武勝

貞節堂表氏鈔本

軍節度推官是時太學生上書論太學教養無術三
舍取士不實興大獄於是新法度更置師儒親自上
選首除敦厚通經術者數人充內外學官以公為杭
州州學教授元豐八年遷宣義郎知穎州穎上縣事
改越州教授再移杭州教授元祐三年以太學博士
召遷宣德郎七年校對祕書省黃本書籍遷奉議郎
武騎尉九年丁越國夫人憂服除朝廷且用之公力
請外通判衛州紹聖五年續編兩朝魯衛信錄置局
樞密院延英豪以待用公首被其選元符三年遷承
議郎雲騎尉聖上登極大臣交薦召對時方以日食

正陽之月下詔求直言公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
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而不能聽聽而不能非所
謂應天以實者也堯舜設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
木自公卿大夫至百工商賈咸得因事獻言是無時
不求無言不聽無聽而不用也由漢而下正風寢微
言路堙塞然每有天變輒下直言之詔其畏天變人
如此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
阿諛諂佞為尊君以論議趣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
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觀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
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姦僥倖肆

貞節堂袁氏鈔本

為詭譎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
察者也願 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
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如此則人心
說治道正天心得矣上延納久之且命以諫官御史
公固辭曰臣以執政大臣薦而任諫官御史恐無以
示公乃命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充國史院編修官以
需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尋兼哲宗實錄檢討官修
元符勅令叅詳官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建中靖國元
年遷起居舍人一日賜對上面諭以詞臣之選難其
稱今大禮甫近正須得人卿可當其任者公頓首辭

即日召試除中書舍人充實錄館修撰賜三品服晨趨
省省吏送詞頭自尚書中執法與外召還者凡三十
三制當直者已書曆輒以病告公不辭蓋屬辭如流
無難色崇寧元年遷給事中加飛騎尉封丹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遷尚書吏部侍郎明年以寶文
閣待制知廣州道削職知舒州時淮右飢流徙猥至
公命附城芟舍以次振廩之所活幾萬人三年初立
黨籍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是年秋上以公與同時數
公姓名付三省尋以公知福州道移廣州廣南東路
經略安撫崇寧四年遷朝散郎加驍騎尉就復集賢

貞節堂表氏鈔本

殿修撰五年復顯謨閣待制廣為嶺南都會番夷雜
處吏事繁猥公政理詳明恬若無事有番豪殺其奴
舶司援舊例送番長杖笞公不可送有司論如法自
是諸番知畏戢海舶以祖宗舊數為之制給官印以
驗實乃得行棹楫不應法皆沒入分配巡捕官姦盜
無所容在政三年一路之廣周環萬里歲豐人和盜
賊哀熄大觀元年召赴闕且以為吏部侍郎論者言
公與陳瓘龔史張庭堅厚善元符末有害初政者黜
知洪州論者不已移至滁州至滁未踰時起知潭州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遷朝請郎仍加騎都尉進封開

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前此僭賊間出病居人公命謹
斥候嚴紀律諭以利害各毋侵擾邊境以寧崇寧二
年遷朝奉大夫移知杭州兼兩浙西路馬步軍總管
時新建帥府修城壁完守具事集而人不知居一年
差提舉洞霄宮公罷部使者行府事亟榜賓次曰造
作局官雖故阜史然官有品承前不接坐非是自今
接見如賓禮凡公所施置多見廢格公無愠言久之
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充京西北路安撫
使道移知揚州充淮南東路馬步軍總管四年召赴
闕以給事中兼實錄修撰同修國史編修神宗實訓

貞節堂表氏鈔本

遷吏部侍郎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
戶遷朝散大夫政和元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壽州
言者以故相商英黨不宜守郡削職提舉舒州萬壽
宮五年復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遷朝請大
夫六年起知滁州七年遷朝議大夫進封太原郡開
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重和元年移知潭州兼荆湖南
路安撫使居數月移中山府路安撫使兼知定武軍
過闕上賜對勞問時公未疾雖平進趨猶小異留賜
御府藥且面授湯劑之宜遷寶文閣直學士以寵行
公至中山一以鎮靜為務明年朝廷方議北伐差提

舉亳州明道宮三年遷中奉大夫加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公之卒享年六十有五子二人曰樞朝奉郎新差河北路轉運司管句文字曰楹承務郎孫一人曰先遠登仕郎女四人早卒公天性端厚自為兒時不妄戲笑見者不敢慢期以遠器年十五居少師喪哀毀骨立未冠一旦以諸生奉大對褒然文采動一時多士無出其右者然公方泊然無任進意教授州學六年書博士考五時人莫測也嘗從容語人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紹聖間公免喪還朝見宰執政

貞節堂表氏鈔本

事堂即請外既得通判衛州曾丞相布時知樞密院聞公賢而未識也亟使人召公公辭以事即日行未幾曾公辟置修書局一面益加重公論事正平不為峻厲不可奪之言而其從容諷議卒歸於正人亦莫能奪也及進從班公望益孚其風度器業人以宰輔期之而上實器過公後雖流落藩郡見貌類公者上曰是似王某盖念之不衰及召自湖南顧味甚渥使公不病且必留留必用公之志或有見焉公更六鎮二郡皆以清淨不察察為治在後者其命詞書讀不視時為出納重輕也在銓部舉大綱而已惟公簡而

和靜而敏端亮而有容觀其雍容醞藉進趨語默知其為德人也平居寡言出言成文必詣理而中會及論古今治道疊疊而不煩見公者勢利俚俗之言不能出口俱常以謂公有叔度之宏雅而無東漢之沽激有獻之之風流而又無晉人之狂放識者以為知言昔周公作立政亟稱克用常人箕子陳洪範以無作好惡偏黨反側為王道公初以小官見上其言明白深純有合乎大中正直之道者蓋自燕間所稱更世之故以至艾耆而志未嘗不一於斯也若公可謂有常德者非即使公進不當杞隍變更之時留侍帝

貞節堂表氏鈔本

前日以所學備顧問朝夕獻納契上心適幾務福被天下豈少哉不然天下治安使公端委廟堂經體論道俾百僚各得其職循理守成以阜康元元且必為名宰相公有文集三十卷而公初賜對所以告上之言俱獨盡載而又論之詳焉亦以見公之志爾銘曰惟皇建極福茲黎元無反無側無陂無偏無作好惡其為如天公初召見揚于帝前美哉洋洋大臣之言政無故新惟是之從人無異同惟正之庸由初入朝獻納諷議壯老行藏一志于是公在朝廷將美贊猷不亢不隨惟德之休出臨一邦爰制閫外綏之拊之

不約而治有匪君子性與道侔何以求公盍視其流
如彼麟鳳來下來游不鷲不馳莫與之儔公言不亡
公志莫施尚考公德視此銘詩

朝散郎直祕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公墓誌

銘

公諱彝字子有姓蔣氏常州宜興人漢太尉浚道侯
橫者有子九人其季曰默曰澄封維岱山亭鄉侯始
家宜興公則山亭侯之後也曾祖諱九臯累贈太傅
祖諱堂尚書禮部侍郎為時名臣國史有傳累贈少
師考諱長源莊重博雅不以勢利累心官至朝奉大

貞節堂表氏鈔本

夫以公升朝累贈至中奉大夫自侍郎始居吳故今
為吳郡人公自幼嗜學不妄交弱冠以大夫遺表恩授
太廟齋郎調潤州金壇簿遷開封府陳留丞未赴丁
祖母仁壽縣太君陳氏憂服除為秀州崇德令達官
部使者才之政和二年太師魯公自錢塘召還復當
國即以公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選人將使
指前未有此時薦者已及格改宣德郎以行公下車
條析所應廢置言上皆見施行居無幾坑冶鼓鑄之
利不貲及代去計所鑄息無慮數百萬緡凡所采金
銀丹砂汞鉛銅鐵稱是寶貨入中都相屬於是朝廷

嘉其能詔遷通直郎又以復十監五院施置就緒遷奉議郎錫朱衣銀魚又以歲課遷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路常平事入對便殿敷奏詳明皆合上旨上命以懲按姦吏惠康小人之意公至所治宣恩舉職一路安之是年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時無錫丞有依勢為姦利者賊主鉅萬然方以最聞公按捕丞丞急道亡或止公曰是有挾弗可敗且反為所中今丞亡因未殺無窮治亦足以立威矣公不聽曰吾受命云何吾知懲姦明法而已不知其他丞遇赦獲免猶坐廢八年移永興軍路未行詔授直祕閣權而

貞節堂袁氏鈔本

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本路神霄玉清萬壽宮累遷朝散郎二浙戶繁率隱于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為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至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東南歲歉御筆下諸路許留上供米四十萬石賑飢人公奉詔唯謹而廉訪使者提點刑獄司合奏公賑濟文具無撫綏意詔降三官停廢然猶以為

疑更詔廉訪提刑司事實即以今詔從事二司徑檄
公罷已而詔降兩官留任公力自辯繼降御筆還所
降官五月中貴人使二浙就賜金帶先是漕輸中都
數不時足請以故歲所欠附春運既得請矣發運司
方以逋滯劾詔免所居官尋落職與筦庫已而御筆
復以公直祕閣管句亳州明道宮格前詔不行累遷
朝奉大夫故事謫宮觀遇恩母得任子是歲冬祀詔
特聽任子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公裁決撫循事得其
理居數月以疾卒於明州州治之正寢臨終神色不
變易衣坐命諸子操紙筆付後事畫字紙尾訖悉遣

貞節堂袁氏鈔本

家人輩出戶獨與母訣三子環泣即就枕瞑目而逝
實是年六月甲辰享年四十有九母夫人李氏累封
太令人樂豈壽康然再世子不終養而孫是託何即
公娶朝散郎祕閣校理同郡梅公灝之女柔順而有
常自在室至於有家長於已者畏惕如不勝與儕等
居未嘗失色政和四年六月壬申卒年三十有七累
贈安人生三子曰嗣康迪功郎起復秀州儀曹曰嗣
宗將仕郎曰嗣昌孫男二人曰謨曰謹孫女一人公
明爽有才氣少治易通大義薦於有司然載籍無不
觀尤熟唐事為詩詞婉美及為吏事至能斷不為齷

齷小謹性不容物而於故舊特篤干乞借貸門無虛
時至或見賣撓其治者始聞之怒他日施施復來振
給館穀之如故絕不忍謝絕良士及至不計家有無
為酒具珍饌陳圖書竒玩劇飲賦詩相娛樂無厭色
自未仕及為縣令至使者常然也初大夫公捐館時
上有老親孤女滿室食指幾數百公以一命仰微祿
居數年所當嗣志卒事者無餘責事祖母及母夫人
極甘旨之奉方是時家實貧甚假貸閱日而不見寒
飢憔悴態及官稍遂亦不汲汲為生業計故奮由小
官將使指聲稱日聞交道弥廣以取寵榮蓋其胸次

貞節堂袁氏鈔本

卓犖才能絕人遠甚公卒之明年詔特贈公徽猷閣
待制雖聖主簡勞勸功無存亡久新遠邇之間而然
抑以見公之才非唯振耀於一時其規模蘊業所以
儲榮委祉於身後者又如此其白也如端拜而議如
交手相授施報之道為不誣矣其孤將以八月戊申
合葬公及安人於平江府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
使來請銘余與公游且三十年知公為詳則叙而為
之銘銘曰

姬公子齡蔣封始中微世更國為氏浚道九支繼以
繼義興宗維兩侯裔作周詒法聚王治德光流行澤

百世多賢能廼其理孤師端亮世標軌培基衍慶
施孫子明州才周質魁偉皇皇節與光族里發姦繩
惡人所後嘉言解紛定流徙時非不逢用不既天高
聽遐紀塵瘁追功陟華告其第有嬪維梅柔以惠無
非無儀謹嘗饋生同甘辛葬同隧銘無溢詞信來禊

宋故朝議大夫新知秀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葉公墓誌銘

宣和七年夏四月詔以朝議大夫葉公唐稽知秀州
事秀人喜曰是嘗守吳興毗陵以清淨儒雅為治者

貞節堂袁氏鈔本

也吾人其少瘳乎後兩月公遽以疾卒於其子江陰
縣之官舍於是秀人聞之失色驚歎以不得賢侯為
恨也公守吳興時東南師帥大抵強能吏機警通權
變善伺時緩急駕視法度士其趨利赴功如水就下
驚擊而機發也皆志滿意得高車象服勢炎熏灼一
時而平江大猾方以姦偉盜權寵日用侵漁刻轢為
事顯指目禁而意行千里之外當是時唯湖也截然
居中百姓得安業禽獸草木遂其生者以公為之守
也公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能出口其所下教令不
為詭特悍急之言其聽訟決事無赫赫之譽視高明

惇獨一等然無悻悻崖異之意不曰吾能是吾愛吾人顧法如是理當然而已故在勢者雖不能擾其治亦不能嫉而害之邦人知安其政而不能名其所以惠人之迹其在常亦然宜秀人之以不得公為恨也公字順儒五代之季高祖始自金陵徙居延平遂為延平人曾祖諱仁祖晦迹不仕祖諱昭映贈通奉大夫父諱斐躬官至左朝請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陳氏封廣平郡夫人君幼敏悟自為兒時從諸兄游學他郡聞講易退能記其說衆已竒之弱冠與其兄唐懿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釋褐歸侍不忍去親

貞節堂表氏鈔本

側累年不肯調官久之為亳州譙縣主簿守不能以勢屈監杭州仁和縣監遷潁州萬壽縣令詳定省曹寺監條貫所刪定官改宣德郎知蘇州吳江縣事未赴丁金紫公憂繼丁母廣平夫人憂服除以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事遷承議郎知真定府平山縣事元符三年覃恩轉朝奉郎賜五品服差管淮南轉運司文字以朝散郎充睦親宅小學教授崇寧三年擢提舉利州路學事陞辭稱旨留為太常博士大觀元年以朝請郎為尚書都官貲外郎左右司歲改郎官治狀公以最聞以朝散大夫為吏部貲外郎遷本曹

郎中實掌尚書右選右選文牘紛猥不勝治公苗薈
髮櫛之要以無弊遷鴻臚少卿政和二年出知湖州
遷朝請大夫四年移京東路提點刑獄未赴乞便郡
就差知常州事明年會歲飢流冗充城市公大捐倉
實不足則勸郡豪之積粟者為糜粥以振廩之於荒
政如揀焚拯溺蓋所活數千萬人七年春常平使者
建請濬治平江河港調旁郡夫至數萬並緣為姦利
公力不能抗躬會考戶籍賢若干為一夫吏不得措
意後以均一還朝差知隆德府兼提舉澤絳慈遼州
威勝軍屯駐泊兵馬巡檢公事陞辭建言州郡法司

貞節堂表氏鈔本

吏當置選補法使自愛無玩法鬻獄者上嘉納然事
不果行潞當河北河東之衝兵庶繁夥公政因其俗
以簡嚴治軍旅以愷悌撫士氓人用悅服中官為廉
訪使者暴震一路公待之以誠不為浮禮更見欽挹
九月召為吏部郎中郡人遮道得去遷朝議大夫四
年郊祀恩賜三品服封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請外補得知通州事居無何請宮觀得南京鴻
慶宮又明年除知秀州事公之卒實六月二十九日
享年七十三以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平江
府吳縣至德鄉真山之原附金紫公之域夫人孫氏

同穴夫人故御史中丞覺之女子男四人侁源將仕郎皆早卒德監湖州合同茶場侯常州江陰縣主簿女三人長女早卒次女適鳳翔府麟游縣令孫術幼女未行孫男二人抑將仕郎攜尚幼孫女四人公資純固篤孝友不妄笑言外和而內剛官京師非公事不至宰執之門所與交不為翁翁熱遇所厚善或相對終日泊然歡不足而味有餘居家雖盛獲有違忤怒不至詈其為郡縣不為無益教宴事閱訟牒聽兩辭必諄復詳盡於治劇若烹小鮮為文詞如其行粹而不繁集其文為十卷公初葬會天下兵動後三年

貞節堂表氏鈔本

其孤始克狀公行實請銘於某我先君子於公同年進士也俱常以先契拜公於堂上公知其愚恣加厚焉義不得辭則序而為之銘銘曰
天有常度四時不奸人而無常巫醫所歎也急征利以得為賢如彼德人為笑於頑公冠起家至老而傳時有險易吾無或遷詩歌宣王能用吉士彼哉儉壬難與為治公雖不用出守入鄉視赫赫者誰辱誰榮公美則多我用是銘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

